世矣

濟南先生文粹卷四

明　公安袁祈年校閱

記

太宗皇帝御批記

元祐天子錫晏東宮以御書古詩徧賜執政暨講筵諸臣明日諸臣各進表獻詩以謝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於是有以見人君大略字書未足多尚臣聞太宗皇帝方側微已有書名擅於世及

即位益專益王勒之金石藏之延閣布在天下不可勝數在前世中君已足稱述而帝以神武聖文左右太祖自布衣取天下以湯武拯濟之功全堯舜揖禪之美及紹大統遂集大勲巍巍成憲爲宋太宗則其德業睿智燁燁然與唐文皇爭雄矣故文皇與帝雖以字學名於當代而爲餘事云因觀帝批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表故作是記

元祐三年八月十一日臣李廌記

安老堂記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眞勢利幻其前而悞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爲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克痛昔謀之匪良久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愉朝暮之生汲汲爲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於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虧羨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兼并而亘阡陌巧梯

航以絕山海籍物貨而無餘藏運籌筭而無遺策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錙銖之末負戴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狥富欲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賈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躧鑠游闕庭而裴徊衒筋力强飲啗染鬚鬢逞聰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狥貴欲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鍾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爲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結饔飧郭內之圃足以給葅茹而未嘗求羨裘葛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藹揚薦爲禮部一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已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耻於附炎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耻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妄致也吾安矣求老而已故

雖起家郎於朝有曼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隄山水佳秀近刻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跼蹐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猶歆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爲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舟以安者爲心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元祐三年八月初三日太華李廌記

登封縣今廳盡心堂記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聖人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可不可者無有或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爲然皆以爲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惘惘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爲不然以爲不可者乎陽翟管景文爲登封大夫爲政期月境內畢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迹其治效當在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侧也侧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願治者歟民罹罪罟既陷刑辟抑揚徙犴之間微纏箠楚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已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已者狥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羽粉飾

其辭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瘢傳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手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嚚獄惟貨惟來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爲不寃奪之者沒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誠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昔長民之風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恭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廩克物無追胥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歎之聲繇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爲之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爲令者亦當然不惟爲令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賛皇李廌爲之記

濟美堂記

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脩前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葢曰吾之先正嘗有嘉績顯於先王陪

食太廟預享大蒸載之旂常銘之鼎彝是將昭示後昆無怠其功且夫封圻采邑俾有爵於國冕弁裳衣俾有列於朝賞之所延其澤甚遠盍思之今吾所事之君乃吾先正所事之君其子孫也今吾所使之民亦吾先正所使之民亦其子孫也或忝其先爲愧滋甚盡夙夜之志殫股肱之勤必也復有勲勞在乎王室聲名風節奕顯於世然後無愧於心有宋名臣諫大夫贈司徒曰公以忠諫立德事太宗眞宗讜言勁節凜凜岌岌如秋霜夏日爲朝廷獻替可否進退賢不肖剴切上意敷奏治道天下穆然底乎隆平士大夫曰唐文皇以正觀之盛爲魏鄭公勸行仁義之功淳化咸平之治亦曰公忠諫之力雖不登唐丞弼而嘉謀嘉猷惠於生民固足以爲一代寶臣矣鷹聞諸縉紳先生論國朝人物以謂有古遺直之風必以公爲稱首竊嘗欣慕焉歲丁丑自箕隗將適吳粵稅駕荆州獲從公之曾孫世德新作南堂謂鷹曰臧孫達所以有後於魯者以其君違不忠諫之以德也衍生世晚

不逮事大王父而餘慶所被幸有位於朝惟是臣子之職不敢不勉蚤夜汲汲冀弗爲門戶羞又期我後之人必紹前躅故名是堂曰濟美誠欲如十六族之才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也廌曰元凱之賢非唐虞之世亦未必能成其功何哉異時功臣之世豈皆泯滅無聞苟非逢年遇合則欲自振起厥路無繇深可太息況夫自求禍自速辜除其國圮其族轘其軀醢其肉鬼無貪血家無炊火者乎今聖神在御孝治之化形於四海其於名卿之裔方且求是似之實而左右之以舉象賢之典世德乃能飭武砥礪欲世世承承濟司徒公之美於無窮則君臣之義篤於朝子孫之孝成於家顧不偉哉愚載曰天下治安世臣之裔能踐脩先烈以世其家太平之盛節也

唐州北陽縣新學記

待民以厚可以化薄待民以薄無復歸厚古之君子將臨其民也必敬之愛之以謂皆賢人君子安吾之教令而同期於治其心既平其恕既廣其民

心親而化其道借有不若者惟其哀矜而不憎怨不忍陷之於辟聽其自遷於善於是雖有倫薄可變於厚蓋所以待之者主於厚之也若乃將臨其民先儲威怒之意欲嚴刑峻法以刈制之故其忮惡忍恚之心無所往而不逢民固不勝愈趨於薄然其政亦勞蹙而無成欲以求治不以悖乎蓋所以待之者主於薄之也

襄州光化縣里修縣學記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先矧脩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下而時君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試於當年然金聲玉振之德發乎一身形於萬世萬世之下六合之間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臨尊爲王公卑爲庶士皆仰之以爲師大而治天下小而治一邑凡進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爲法蓋人無貴賤莫不爲其待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焉

有爲其徒而寢廟之奉不虔用其道而敎化之宮不飭者哉浮圖老子之道敢與吾聖人抗衡則以習其說者皆能嚴其居尊其師故塔廟參差錙黃雜遝彌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顧學校廢興恝然無心可無愧乎

寶籍堂記

元龜象齒大貝南金世以爲寶是惟難得之貨天球河圖和弓垂矢世以爲寶是爲希代之珍然連城之璧開秦趙之隙照乘之珠召齊魏之難文仲以居蔡蘧譏虞叔以懷玉賈害故君子之寶實乎可貴之道夫傳道以文六藝之書百氏之學歷世之史諸儒之作輯以簡編著之載籍天文之奧此其蘊也其蘊可索也理義之妙此其旨也其旨可求也治亂之端此其迹也其迹可視也言行之實此其効也觀其文以味其言得其原以言其道精微要妙藏於一身而無餘周於萬物而不足克之可參於天地勉之可至於聖人糠粃緒餘者其實足以齊事業其華足以成藝文大焉以之潤色鴻